



第一部深度揭示倒卖珍贵化石行为的长篇小说

李贺 作品

LI HE ZUOPIN

HUA SHI LUO REN

化石猎人

盗挖造假，黑市交易，局中局，套中套；
人心叵测，诡计太多端；

剥茧抽丝，追踪调查，

寻蛛丝，查马迹；情天情网，真情归何处？

北方文艺出版社



化石猎人

HE
HUA

LIE ZUOPIN

李贺作品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化石猎人 / 李贺著. — 哈尔滨 :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 - 7 - 5317 - 2559 - 6

I. ①化…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6691 号

化石猎人

作 者 李 贺
选题策划 有容文化
责任编辑 陈颖洁 聂元元
封面设计 大象工作室
出版发行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经纬街 26 号
网 址 <http://www.bfwy.com>
邮 编 150020
电子信箱 bfwy@bfwy.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409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书 号 ISBN 978 - 7 - 5317 - 2559 - 6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鉴定高手	2
第二章 密云山道	14
第三章 手铐恋人	25
第四章 珍品复原	38
第五章 神秘物种	50
第六章 刑狱之灾	60
第七章 初探摩天	72
第八章 危险的赌注	84
第九章 打假专家	96
第十章 寒山风雨	106
第十一章 凌源潜龙	117
第十二章 水晶花泪	128
第十三章 禁止吊孝	138
第十四章 恐龙胚胎	148
第十五章 美丽阴谋	159

第十六章	欠债还钱	169
第十七章	飞天奇石	179
第十八章	霁山惊魂	190
第十九章	浪漫石雨	201
第二十章	人不如故	210
第二十一章	君子纵火	220
第二十二章	半路遭劫	231
第二十三章	东山再起	241
第二十四章	再探摩天	253
第二十五章	郭氏龙鸟	264
第二十六章	初上浓妆	277
第二十七章	学术痉挛	288
第二十八章	生日无乐	302
第二十九章	猎人精神	313
第三十章	永不放弃	323



【序】

太行山，摩天岭。

一位满面沧桑的男子，正费力地在已经风化的陡峭石崖上攀爬。

这摩天岭是断块山，在几万年前孤零零地拔地而起，俯瞰群峰。微微向西倾斜的石崖几乎与地面垂直，远远望去像一堵残缺的墙。

他每爬上一米，就在岩壁上用地质锤在碎裂的岩石缝隙中楔进一根岩钉，将腰间的保险快扣挂上，用以固定身体。而岩钉每砸一下，都有几块受风化剥蚀碎裂的岩石落下石崖，与山下的大块碎石碰撞，发出令人心惊的声音。

一阵风吹过，山顶灌木贴地的枝叶，将碎石“噼里啪啦”地扫了下来，不时地打在老人布满岁月痕迹的紫色脸膛上，把登山护目镜的镜片打裂。

忽然，他脚下一空，右脚蹬踩的岩钉由于岩石风化，支撑不住落下崖去。他急忙用手牢牢地扣紧石缝，脸贴着石壁，尽量稳住身体。然后依靠腰间挂在另一颗岩钉上的保险快扣，勉强支撑身体，空出手来，小心地在自己身体右侧，补钉了一根岩钉，继续向上攀爬。

他用橘红色冲锋衣的袖子拭去额头上的汗水，望着云雾中的山顶，为自己打气：“快了，快了，那东西……那东西……就在上面，一定在……”

看看手腕上的海拔高度计，已经距离地面五百多米了。山下堆放的野营装备也早已看不见了。此时，日头西斜，如果不在天黑前下崖，鬼知道怎么在山顶过夜。

他咬咬牙，加紧了攀爬速度。山顶三十米左右处，岩性开始发生变化。

“这……这就是那东西的露头！我的理论不会错，地质考察资料完全正确，这东西……我终于找到啦……”他一阵兴奋！

就在他举起合金鍬子，抡起地质锤的时候……又一阵强风，山顶碎石落下！

他举起手臂来挡，却忽听“咔嚓”一声，脚下岩钉再次压碎岩石而脱落。

他只好伸手去抓保险扣，不料挂着保险扣的那一枚岩钉也背叛了他，由于受力过猛，岩石质地疏松，这棵救命稻草“啪”的一声从石缝中脱落……

一声绝望而苍凉的呼喊，久久地回荡在大山中，同时，一道红光在山崖下闪烁起来，就像红色的闪电……

第一章 鉴定高手

1999年2月初，一块来自中国的奇特动物化石出现在国际化石交易市场上。

这个鸟身龙尾的新物种被认为是连接恐龙向鸟类进化过程中一个真正的缺失环节，也是古生物学家们打开鸟类起源秘密的一把钥匙。

它就是著名的“辽宁古盗鸟”化石标本。

著名古生物学家郭文鼎教授，多年来致力于研究恐龙与鸟类的关系。“古盗鸟”的出现，为他多年来坚持的观点，提供了依据。

郭教授在学术报告会上，底气十足地表示：称霸地球一亿七千五百万年之久的恐龙，并未全部灭绝，它们其中一部分进化成鸟类飞上了天空！这就是鸟类的起源，古盗鸟就是证据！

然而，过了没多久，古盗鸟化石的真相浮出水面。

轰动一时的古盗鸟，是化石贩子利用一条驰龙的尾部、一只鸟的身体和蜥蜴的头部拼凑出的假化石！

所谓的“辽宁古盗鸟”无疑是化石贩子对古生物学家和化石收藏爱好者撒下的一个弥天大谎。学术界也再次将恐龙进化为鸟的理论打入了无底深渊。

郭文鼎教授的理论，随着“古盗鸟事件”的曝光，也一同被扣上了“骗局”的帽子。甚至还有人恶意指责，假化石“古盗鸟”就是郭文鼎雇用造假高手做的。

郭教授在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下，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和同事们的白眼，依然坚持研究。他相信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是符合逻辑的，是经得起实际验证的。

唯独缺少的，只是一个能证明他理论的化石标本而已。

“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以便从中得出普遍的规律或结论……乐观是希望的明灯，它指引着你从危险峡谷中步向坦途，使你得到新的生命、新的希望，支持着你的理想永不磨灭。”

郭文鼎教授始终相信达尔文的话，决定根据地质图，亲自到野外寻找化石，直至找到可以证明鸟类起源的化石为止。

就这样，郭教授长期奔波在野外，走遍大江南北、崇山峻岭、冲沟河谷。无论严寒酷暑，十年如一日。每到一地区，他都要细细地翻遍每一个地层、每一块石头。



完成一处地点的考察，他就返回研究所翻阅资料。一旦发现有兴趣的地层，就马上再次赶去。几年下来，各色化石标本，一件件地被带回研究所，只是其中没有一件是他要找的。

尽管如此，郭文鼎依然坚持不懈，研究所里不再报销考察经费，他就四处借钱，甚至卖掉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就连给女儿郭向丽预备的嫁妆，都填进了这个永远不知道有多深的窟窿。

久而久之，同行们给他送了一个绰号——“不务正业的化石猎人”。

这一天，他无意中在研究所的资料库里，找到了一本已经泛黄的地质考察记录。

记录本是一九九一年三月的，记载着中外两个古生物研究所的考察队深入太行山地区，进行古生物地层考察的相关信息。

记录里对太行山大复背斜的地层年代以及岩石特征，做了详细的记录。特别是一处白垩纪晚期的地层，引起了郭教授的兴趣。

白垩纪晚期，正是恐龙大规模消失的时候，在这个地层里一定可以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郭教授当即怀揣这本考察记录，带着破损不堪的地质锤，只身赶奔到太行山。

太行山东麓多数地质的年代为晚白垩纪，山体褶皱山居多，也有一部分断块。其中的白垩层由一种极细而纯的粉状灰岩构成，主要成分是方解石，用手一抓即碎。这样的地层、这样的山，对于攀岩来说难度是非常大的。

已经60岁的郭文鼎教授，将手中一把捏碎了的白垩扔掉，用地质罗盘对着不远处的摩天岭测定好山体坡度、岩层位置，又从怀中掏出考察记录对照一番，暗自点头：“晚白垩纪！不错，就是这里了，记录上标注的那东西一定就在山顶附近的岩层里！”

二零零五年秋——北京 潘家园古玩市场 10月23日16:42【霜降】

今天霜降，深秋的寒流，却吹不走潘家园里玩家们热情。

他们把手缩进毛衣袖子里，捧着一件件或真或假的玩意儿，口沫横飞地砍着价。

有的哥们儿即便在大棚摊子前蹲得头昏脑涨，也不惜费半天功夫，为了看上眼的古玩玉器砍上个几块钱。好像只有摊主作出些许让步，才能使他们心里舒服点儿。

不知道是哪位掉的一块钱纸票儿，丝毫不计较地和没有身价的落叶一起在潘家园的青灰色路面上踏着秋风快乐地翻滚。

就在纸票儿舞得不亦乐乎的时候，一只棕色皮鞋却把它死死地踩住。



皮鞋上面，一条草绿色的休闲裤洗得发白。裤子皮带扣上，一条银色链子嵌着钢镚大的白银三叶虫，在残阳照耀下，反射出浑浊的橙色光晕。

那与裤子同样洗得发白的军绿色户外夹克的兜里，鼓鼓囊囊不知装的什么，而左侧袖子的小兜里，塞着一支便携式矿物显微镜。

这人若无其事地用手抓了抓小分头，蹲下身装作系鞋带，顺手限制了那张一元纸币的自由。

他站起身，咳嗽了两声，把手抄在上衣兜里，向专营奇石和矿物晶体的店铺区踱过去。

“哎！石头，你别走！”路旁地摊上一个大胡子站起身喊住他。

他心里一忽悠，连忙抓紧了兜里刚捡的一块钱，并且仔细地端详喊住自己的人。

这大胡子正是经常在潘家园练摊儿的古董商老刘。此刻他正用手拍拍身边卖零碎儿的中年妇女：“哎，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博物馆的古生物化石管理员，陈鞅言，外号叫‘石头’。”

中年妇女仔细打量这个叫陈鞅言的年轻人，红扑扑的鸭蛋儿脸，两道剑眉又黑又浓，一双吊梢眼，高鼻梁，干裂的嘴唇似笑非笑，左脸上有一个深深的酒窝。

“老刘，今儿个开冲了吗？”陈鞅言听大胡子言语里，不像是追要他刚捡的那一块钱，立刻放心地走了过去，打着哈哈。

老刘抄着手，用胳膊肘指指身边摊位的中年妇女：“那什么……这位花大姐是新来咱们这儿开练的，手里有一东西，想找高手给瞧瞧。”

陈鞅言一笑：“我说老刘啊，你这大拿还怕打眼啊？你什么古董没见过，用得着我这小毛头儿给掌眼啊？”

老刘撇着嘴：“哎，哥们儿，要说古董，我老刘可不是晃范儿。可花大姐这东西，嘿嘿……我知道你不赞成买卖这玩意儿，我说了你可别不高兴啊！”

陈鞅言长出了口气，眼睛翻愣翻愣，一指大胡子：“我明白啦，你老哥是让我看……”

话没说完，大胡子揪住他胳膊，连连使眼色：“哎！兄弟，兄弟！小点声儿……”然后用下巴指了指不远处站着的市场管理员，递上根红塔山，压低声音：“嘿嘿，兄弟，人家花大姐又不是买卖那玩意儿，就是拿来让你看看。这不，这几天你没来，我们溜溜儿这么等啊，你就给掌掌眼吧……”

“你怎么不找左六爷看啊，他老人家眼准啊！”

“哎呀，左六爷？你还不知道他老人家的脾气？看见假的就砸呀。我们这东西就是假的，也总还算个物件不是，砸了多可惜啊……您受累吧兄弟。”

陈鞅言看了看四周，咬着下嘴唇，叹着气点了点头：“说好了，真的假



的，都不许买卖！”

“成，绝对不买卖，谁他妈买卖，谁是丫三孙子，这成不？来！陈爷里边请，劳驾了您呐。”

大胡子连推带搡地把陈羈言拽进了摊子。花大姐满脸欢喜，回身把地上的大皮箱子掀开一半儿，摆手叫陈羈言来看。

皮箱里，铺满了防震纸条，除了些杯杯碗碗之类的仿品，就是一件用黄布包裹的书本大小的物件。

陈羈言蹲下身，小心地撩开黄布，露出一块四四方方的石板，那板子上趴着一副烟卷盒儿大小的骨架。

这东西三尖脑袋，细长的脖子，肋骨有些类似蜥蜴，四条小短腿舒展着，一条细长的尾巴拖在身子后面并且微微拐了个弯儿。

“贵州龙！”陈羈言嘴里叨咕着。

花大姐一边扶着半开的箱子盖儿，一边点头：“没错！白板儿，自然明。”

“吆喝？花大姐这不挺懂行的嘛！”陈羈言歪着脑袋瞅着微微发胖的花大姐。

“我哪儿有你专业？”花大姐操着陕西口音问：“你说，这个是真的不？”

陈羈言几乎半趴在地上，贴近了仔细看这东西，并且从腰上拎出那个银链子嵌的三叶虫来。手指一搓，银质三叶虫分为两片，虫肚子上露出个放大镜片儿来。

老刘紧张地望着不远处的市场管理员：“我说，兄弟，你可瞅准咯。”

终于，陈羈言从地上爬起来，收起放大镜。花大姐赶紧把箱子盖捂上，眼神里充满了期待。

“怎么样啊，兄弟？真的假的？”大胡子赶紧问。

陈羈言用手抓抓小分头，点了点头：“没错。洞货，白板，自然明，三叠纪贵州产，贵州龙。”

花大姐满脸欢喜，连连称赞陈羈言鉴定水平高，一看就看出个真的来。

陈羈言摆摆手：“得了，这东西可千万别卖啊！捐馆，或者上交研究部门。我可给你们指了明白道儿……”

大胡子和花大姐满口答应。

陈羈言走后，大胡子老刘朝着他背影龇牙一乐：“这好买卖，孙子才不做呢！”然后回头冲着花大姐伸了两个指头，“二十个整儿，成交啦。”

二零零五年秋——摩天岭 大山深处断崖下 10月23日18:27

起伏的山峦，掩住了太阳的脸。一道红光，从大山深处射向天空，引起了几名驴友的注意。

“是求救灯！有人遇险！King Frost，咱们过去看看！”

几名年轻的驴友急匆匆地朝石崖下奔去。

二零零五年秋——北京 某大学古生物研究所 10月23日 23:42

“铃——铃——”一阵电话铃声把沉浸在一大堆恐龙骨架中的研究员田放惊醒。

他捅了捅鼻梁上的金丝边眼镜，顺手抄起电话，看着来电显示：“喂，向丽，什么事？”

“你在哪儿？”电话那边的声音很急促。

田放当即感觉有事，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我在研究室加班，怎么啦？向丽，老师回来了吗？”

“我爸爸……在医院。”

“老师！老师在野外出事了？要不要紧？”田放两道浓眉皱在一起，一对虎眼闪着焦虑的光，同时厚厚的嘴唇颤抖着。

郭向丽声音有些呜咽：“爸爸……正在抢救中……”

“你别急！我这就过去！”田放扔下听筒，披上风衣冲出门，险些碰倒了门口架着的鹦鹉嘴龙骨架化石。

二零零五年秋——北京 西便门居民区 10月23日 23:56

“什么？老师在医院！我马上过去！”陈羁言“噌”地从床上跳下来，来不及拉上夹克的拉锁，敞着怀飞奔出门。

刚到楼道口，迎面和一个人头碰头撞在一起。

这一下撞得陈羁言眼冒金星，捂着脑袋倒退两步，而对方也被撞得晕头转向。

“你为什么每天都在这儿撞我一次？故意的是吧？”陈羁言听出来，对方正是自己隔壁的邻居，女督察琴茵。

琴茵与陈羁言同岁，长得秀丽大方，柳眉杏眼儿的。一头碎荷叶短发，配上干练的警服，显得非常利落。只是现在被陈羁言撞掉了警帽，正用手机屏幕当电筒，满地找呢！

“你还问我？是你每天在这里撞我一下才对。”陈羁言有事在身，不便与她争吵，若在平时，两人非斗得口干舌燥不可。

琴茵拾起警帽，拍了拍上面的土：“哎！我说你有点风度行吗？撞了我还反咬一口。”

陈羁言扔下一句：“懒得答理你。”然后跑出小区，来到路边等车。

陈羁言伸手拦住一辆出租车，焦急地走上了行车道。岂料此刻，一辆红色



的宝马轿车正飞驰而过，倒车镜挂住了陈羁言夹克的前襟……

“嘎——”随着一声刺耳的刹车声，路灯下留下一道黑黑的刹车印迹。轿车倒是停住了，但陈羁言却转了个圈子，一个趑趄趴在地上。

车门开了，先伸出来的是一条穿着黑色皮靴的腿，然后是顶着卷发的头，最后是嫩绿色的风衣和白色皮裙。

车主跑过来，弯下身子，一对大得出奇的眼睛，在紫色睫毛下忽闪忽闪地望着陈羁言，樱唇微启：“喂，我说，你不要紧吧？”

过了半晌，陈羁言终于动了两下：“哎哟，不要紧？不要紧爷能这么趴着啊？”

车主直起腰来，用手把贴在脸上的卷发拢到耳后，露出钻石耳坠。然后转身走向车去，探身取出一个红色漆皮钱包，打开，用手捏着里面一沓钱：“说吧，想讹多少？”

“哎！”陈羁言一骨碌爬起来，炸了庙，“我说你这娘们儿怎么说话呢？什么叫讹人啊？你开车把我挂倒了，还成我故意讹你啦？”

车主也不含糊，杏眼一瞪：“哟，半夜三更不睡觉跑马路上，你还有理啦？告诉你，我还没让你赔我倒车镜呢！”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争论不休。

刚停下车的出租车司机，赶紧上来劝架，陈羁言挂念老师，也不想再跟这女子争论什么，浑身动了动看没受伤，也就算了。何况他也怕那车主真揪住他赔偿刚才挂断的倒车镜，干脆一屁股进了出租车，指着那女子喊道：“得，今天算爷点儿背，饶了你，改天别让我碰上。”然后招呼出租车司机，“快上来，拉我去前门大街。”

出租车司机在陈羁言的催促下，一路绝尘而去。

红色轿车的车主，望着远去的出租车，“扑哧”一笑，回身用手擦了擦根本没撞坏的倒车镜，上车打开CD，推开天窗，又取出一根细长的韩国烟点着，狠吸了几口，吐出一股淡淡的烟雾。

正要发动车子，她的电话响起来。

“喂，烈骏，我马上到。”

二零零五年秋——北京 医院手术室门前 10月24日00:15

骨科手术室的门开了，大夫问道：“谁是郭文鼎的家属？”

一个文静的扎着马尾辫的女孩儿，急忙从椅子上站起来：“大夫，我是他女儿。”

那医生继续说了一句：“多亏送来得及时，目前没有生命危险了。哎！住院押金你们谁交？”



郭向丽朝住院部的楼望了望：“已经去交了。”

那医生缩回头去，郭向丽重新坐下。身边四五个穿户外冲锋衣的年轻男女长出了一口气，为首的队长叫 King Frost，他用手捂着胸口长叹：“太好啦！老爷子总算安全啦。功德圆满，弟兄们，撤！”

郭向丽站起来，拉住 King Frost：“要不是你们，我爸爸就没救了，我也不知道怎么谢你们……”

King Frost 爽朗地一笑：“嗨，妹子你就别客气啦！谁遇到这事儿也得管啊，再说多亏这次咱自己开越野车去的，要是赶上徒步穿越，那就没辙了。”

另一名队员凑过来，把手搭在 King Frost 的肩上：“哎！要说起来也得多亏了老爷子自己有野外求生经验啊！腿都摔成那样了，还能忍着疼支上求救灯，要是我啊，早晕过去了，我挺佩服他的。我看咱这样，我们今儿先回去，改天再来看老爷子。”

郭向丽摇摇头：“不行！一会儿田放回来，得先让他陪你们吃个饭，这么晚了，吃了饭咱再谈别的。”

King Frost 一摆手：“哎！算了！我们哥几个今天也确实累了，真想谢谢我们，就赶紧让哥儿几个回家睡觉得了。”

郭向丽挽留不住，眼看着 King Frost 拉着几个队友走了。问他们名字，谁也不说，只知道哪个队长叫 King Frost，还是个网名。

田放交完住院押金回来，不见了几个驴友，问郭向丽：“人呢？”

郭向丽皱着眉埋怨：“你不早点回来，人家走了……”

手术室的门“吱溜”一声，医生推着病床出来，郭教授的双腿和左臂打着石膏，脸色苍白，脖子上也打着封闭。

他这一下可摔得不轻，双腿、左臂粉碎性骨折，颈椎、腰椎严重错位。

郭向丽赶紧跑上去，趴在病床边上抱着郭文鼎：“爸！爸！你觉得怎么样？”

“别碰病人，现在打着封闭。”医生提醒病人家属。田放赶紧接过了医生手里的输液瓶子。

转到了病房，医生安排妥当，退了出去。郭向丽脱了呢子外套，盖在郭教授的被子上，忽然郭教授断断续续地说话了：“我看到那东西了……我能证明我的理论……就在摩天岭，白……白垩纪晚期……鸟类起源……”

郭向丽以为父亲在说胡话，眼泪夺眶而出：“都是那个‘古盗鸟’害的……”

“向丽……”郭文鼎缓缓睁开眼睛，“我看到了，恐龙进化到鸟的关键性化石，就是那东西……白垩纪晚期……”

田放赶紧弯下腰望着郭教授苍白的脸：“老师，您现在需要休息，先别想

那个了。”

郭文鼎咬着牙，老泪纵横：“我这个样子，恐怕再也上不了摩天岭了……取不到那化石，我后半生的研究将石沉大海……”

“老师，学生愿意替您去寻找那东西。”田放眼神坚毅，拍了拍胸脯，“任何恶劣环境我都不怕！”

郭文鼎摇不了头，吃劲地抬起右手，摆了摆：“那地方你们去不得。”

郭向丽轻轻地帮郭文鼎把被子往上拉了拉：“爸，您现在应该专心养身体才行啊！”

“养好了有什么用？”郭教授叹了口气，“全世界都在否定我的理论，我究竟要感谢‘古盗鸟’，还是痛恨它呢？这东西使我一夜之间臭名远扬，可是却激励我去寻找另一种能证明恐龙进化到鸟类的关键性化石，以致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呵……找不到那东西，我拿什么翻身？”

田放见老师笑得很不自然，连忙劝慰：“老师，您别忘了，还有我、向丽和石头啊！我们都是您的学生，找化石的事情，包在我们身上，您老就安心养身体吧！”

这时候，病房的门“咣”的一下被撞开了，陈羈言满头大汗地冲了进来：“老师！您怎么样，没伤着吧？”

郭向丽一皱眉，把手指竖在嘴唇上：“你小声点。”

田放见石头来了，指着郭文鼎：“没伤着？你从山崖上跳下来试试。”

陈羈言扑到郭文鼎跟前，望着他干裂的嘴唇：“老师，石头来了。”

郭教授最喜欢他这个小徒弟，因为郭教授生平所会的野外生存和搜寻化石的技巧，陈羈言掌握得最到位。而且，陈羈言还经常研究一些野路子，总能在关键时刻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

而田放和郭向丽，却在学生时代就对陈羈言的野路子看不上眼，并且因为老师对陈羈言的偏爱，逐渐对他产生了些小嫉妒。

“老师，您这是……这是在哪儿出的事儿啊？”

郭教授剧烈地咳嗽了一阵，才缓缓吐出三个字：“摩天岭。”

陈羈言眼珠转了转：“摩天岭？太行山脉东麓有中生代地层出露，老师去看到什么了吗？”

“我说石头，你是来看望老师，还是给你们博物馆打听情报啊？”田放见陈羈言问起这个，有点不乐意了，以为他打老师化石的主意。

陈羈言不理睬田放的话，继续问教授：“老师的研究打算怎么办？”

郭教授还没说话，郭向丽把杯子里的水倒出窗外：“没找到那个化石。你就别惦记那东西了。”

“我没那个意思啊！”陈羈言扭头望着田放，“老田哪，摩天岭一带的岩

石，由于特殊地貌的缘故，风化特严重，也难怪老师摔伤，你……”

话没说完，田放瞪了眼：“你这话，我怎么听着像是看老师笑话来啦？”

陈羈言赶紧解释：“不是那意思，我是说不建议你脑袋一热，就撒丫子跑了去。那儿的环境……”

“姓陈的，太行山大复背斜各个阶段的地貌，你以为就你熟悉？”田放用拳头一锤窗台，“别忘了，我也是老师教出来的，不比你差。”

郭教授躺在床上又咳嗽几声，摆摆手：“你们……咳咳……怎么见面就吵架啊？”

郭向丽赶紧一拉陈羈言：“我说，你们眼里还有我爸吗？石头你赶紧给我走，还让不让我爸休息？”

陈羈言咽了一口唾沫：“向丽，你怎么能这么说？既然天不早了，那我就先回去了。”

说罢掏出一叠儿钱，放在郭教授枕边：“老师，那我先回去了，改天再来看您老。我知道你们手头紧，这点钱……先留着，不够我再给您拿。”

郭向丽一把抄起钱塞给陈羈言：“行了啊！我们再困难，也用不着你的钱，赶紧给我走。”

“向丽，你这孩子怎么这样？”郭教授话刚说到一半，郭向丽已经把陈羈言推出了病房。

二零零五年秋——北京 潘家园古玩市场读石堂 10月24日 00:38

读石堂是潘家园规模比较大的奇石店，与潘家园最大的奇石店铺博雅斋临街相对。深夜里，读石堂没有像其他店铺那样放下卷帘门，只拉下了一半，从玻璃门里面投出了些昏黄的灯光。

经理沈烈骏，是个十分帅气的小伙子，一年四季都穿着笔挺的灰色西装，把自己的背头用啫喱料理得非常规矩。他此刻正站在门口张望，并且不停地用拇指和中指捻着一根没有点燃的烟卷。

一辆红色宝马停在了潘家园市场的入口处。

读石堂里，沈烈骏面向店铺西墙一人高的水晶簇，将耳朵里的微型耳机塞好：“大老板，杨梵妮来了。”

嫩绿色风衣飘进了读石堂，沈烈骏随后把卷帘门放到最底。“Fanny，这个。”沈烈骏把手里的一张A4纸递了过去。

杨梵妮顺手接下，跷腿坐在沙发上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抬头问：“这是大老板的意思？”

沈烈骏点了点头，眼睛望着杨梵妮腿上的肉色天鹅绒丝袜：“是。”

杨梵妮抽出一根细长的香烟叼在嘴上，沈烈骏赶紧掏出火机帮她点上。杨梵妮把 A4 纸放在灰黄色模树石茶几上，斜着眼问：“咱们平时都在周口店接货，这回干吗换到密云？”

沈烈骏手里继续捻着那根烟：“是辽西货主。”

“我知道是辽西货主。告诉你，我最烦跟辽西的遛子打交道，一个个儿的这一票讲究，烦死了。”

沈烈骏把一张新电话卡交给杨梵妮：“老规矩。”

杨梵妮拿过电话卡，走到水晶簇前面一晃：“行，那我走了。”

沈烈骏摇起一半卷帘门，把杨梵妮送了出来。

“Fanny!”

“干吗？”杨梵妮回头望着沈烈骏。

“没事……”

二零零五年秋——北京 西便门居民区 10 月 24 日 1:27

陈羁言低着头往回走，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家门口。他觉得自己真的很不会说话，总是让郭向丽和田放误会。

不过又想想，他在博物馆除了管理化石，就是带着挖掘批文四处为博物馆寻找品相好的藏品。田放误会他另有所图，也是在所难免的。

刚进楼道口，就听到二楼有“咚咚咣咣”的砸门声，陈羁言心中纳闷儿，二楼只有自己和琴茵两户，这么晚了是谁在打门？愣神儿的工夫，脚给绊了一下，低头看，不知道是哪家缺德鬼在楼梯上放了一个装垃圾的破铁盆。

他紧跑几步上楼，却见几名打扮得流里流气的小伙子，手里拎着棒球棍在恶狠狠地砸琴茵家的门。

“你们干什么？”门开了，琴茵头发乱糟糟的，穿着一身粉红色的家居服站在门口。她没穿高跟儿鞋，看起来比平日里矮了许多，粉色睡衣上的小白熊，把她衬托得十分娇小柔弱。

一个大宽脸的人，上前一步：“琴茵，我们老大跟你无冤无仇，你却把人家送进号儿里去，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

琴茵明白了，想起上礼拜抓了一个人，送进了号子，看起来这几个家伙是来替拘留所里那位“报仇”的。

“你们想怎么着啊？”琴茵靠在门上，盯着大宽脸。

大宽脸上前一步，用大拇哥指了指身后几个小子：“哥几个今天就来给我们老大讨个公道。”

“有意见明儿到局里说去，今天你姑奶奶累了。”琴茵说着就要关门。

大宽脸见琴茵要关门，手里的棒球棍一伸，“咔嚓”一下别住了门：“干

吗？想跑啊，臭娘们儿，哥儿几个，拾掇拾掇她！”

几个小青年“呼啦”冲上去，把琴茵从门里拽出来，举起棍子就要打。

忽然一个破铁盆带着酸腐的垃圾味道飞过来，盆底刚好拍在大宽脸的脸上。

“丫的活腻歪啦？”大宽脸捂着鼻子，炸了庙儿，扭头盯着楼道口正在搓手的陈羈言。

“我说，要不要脸呢？”陈羈言皱着剑眉，把吊梢眼眯成一条缝。

琴茵一跺脚：“哎，我说你别管我闲事儿啊！”

话刚说完，一个瘦高个子就窜了上去，抡起棒球棍照着陈羈言的脑袋就砸。琴茵一闭眼，只听见一声闷响，棒球棍已经到了陈羈言手里，那小子则龇牙咧嘴地捂着裤裆在地上打滚。

大宽脸一挥手，四五个人把陈羈言围在楼梯口。琴茵急了：“哎！你快走啊，他们冲我来的，你插什么杠子？”

陈羈言冲琴茵一瞪眼：“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进去！”

“丫的你还想英雄救美怎么的？弟兄们，跟我揍他！”大宽脸率先抡起球棍没头没脑地砸了下去。

其他几个小子一股脑儿全上来了，陈羈言仗着长期野外考察练就的一身钢筋铁骨，举起手里的球棍左挡右挡。

好汉架不住人多，一两个他还能应付，四五个小伙子全朝着他扑了过来，就有点顾头不顾尾了。陈羈言打着打着，支撑不住了，赶紧喊叫：“孙子，你丫的敢单练吗？”

忽然，陈羈言发现跟自己打斗的小青年少了一个，过了一会儿，又少了一个，最后就剩下大宽脸了。

这小子回头，望着龇牙咧嘴趴在地上的同伙，又看看琴茵，她正用流氓兔头的拖鞋踩着瘦高个儿的脑袋，两手握拳勒住一个小伙子的脖子。

陈羈言想，这女警察真不是吃素的。

“你们自己商量商量吧。”琴茵挨个踢了一脚地上的几个小子，从自己家门后面，拎出一副手铐，“就这一副铐子，我抓谁回局子啊？”

这几个小子二话不说，连滚带爬地跑了，扔下一地棒球棍。

“就这几个熊包，还想给你们老大报仇？”琴茵鼻子里“哼”了一声，扭头望着陈羈言：“行啊，有两下子，谢啦！”

陈羈言用手揉揉全身：“还凑合吧，每天被你撞，骨头练得还算结实。”

琴茵杏眼圆睁：“哎，我说你这人讲道理不，明明是你每天撞我的……”

一阵夜风吹过，“嘭”的一声，琴茵的房门被风吹上了。琴茵赶紧跑到自己门前，用肩膀撞门。